

大秦
帝國

孙皓暉
著

SUN
HAO
HUI

天戈
裂空

THE
QIN
EMPIRE

中信出版集团

大秦
帝國

THE
QIN
EMPIRE

黑色裂变史

孙皓暉

SUN
HAO
HUI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秦帝国. 黑色裂变 / 孙皓晖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086-8575-5

I. ①大…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9183号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

著者: 孙皓晖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33 字数: 845千字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8575-5

定价: 128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大方

sight

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

赳赳老秦 共赴国难

为当代大变革立起一面历史镜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专版代序

孙皓晖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信出版集团将《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专门出版，是非常合适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非常合适，是说这部历史小说是全方位呈现战国大变法浪潮的一部作品。

重要意义，是说这部作品所呈现的内容，对当代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风雨雷电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再造再生时代。在那五百多年里，中国民族群创造了生命力无限涌动的新型私有制经济，冲垮了已经僵化的公有井田制的框架，使联邦国体的王权制趋于崩溃，以诸侯分治的历史形式开始各自寻觅适合中国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历史道路。

在各自寻觅的道路上，中国民族群以诸侯纷争的方式，爆发出剧烈的战争冲突与深刻的社会摩擦，各种变革救世治国思想爆炸式涌现，

这就是令后人神往的“百家争鸣”奇观。在深刻而普遍的理论探索基础上，中国迎来了第一次自觉变革的历史浪潮——战国大变法时代。其时也，变则强，不变则弱；变则富，不变则穷；变则存，不变则亡。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七大战国竞相变法，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大争”。从本质上说，七大战国虽然有不同的变法内涵，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奉法治国；无论各个战国的法令如何差异，它们都是法治之邦，而不是人治之邦。

在寻求法治国家新道路的浪潮中，秦国变法攀登得最高，变法最为彻底，其“凡事皆有法式”的法制体系也最完善，为战国后期的秦统一中国文明提供了最直接、最坚实的历史基础。所以如此，在于秦国的这场变法是那个时代最自觉的、最理性的、最坚定的、持续时间最长（六代坚持变法）的历史性变法。秦昭王之后的秦国，所以能一强独大（经济军事实力远超六国），其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清明的法治社会与稳定的政治结构。而六国所以能被统一，除了统一文明已经成为天下共识这一基础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基础上的争无可争，在于变法浪潮中没有锤炼出同样坚实的根基。

这就是战国变法时代的历史延伸意义。

这样一个时代，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大变革的历史镜鉴。

读读战国变法历史，对于寻求中国文明重建之路，具有恒久的意义。

2018年春于海南积微坊

公元前 362 年秋，黄河西岸的少梁山地，打了一场罕见的恶仗。

战事已经结束。秋天的暮色中，红色衣甲的步兵骑兵已经退到主战场之外的南部山头，大纛旗上的“魏”字尚依稀可见。主战场北面的山头上黑蒙蒙一片，黑色旗甲的兵团整肃地排列在“秦”字大纛旗下严阵以待，愤怒地望着南面山头的魏军，随时准备再次冲杀。南面山头的魏军，也重新聚集成步骑两阵，同样愤怒地望着北面山头的秦军，同样准备随时冲杀。血红的晚霞在渐渐消退，双方就这样死死对峙着，没有任何一方撤退，也没有任何一方冲杀，谷地主战场上的累累尸体和丢弃的战车辎重也没有任何一方争夺。就像两只猛虎的凝视对峙，谁也不能先行脱离战场。

这是一次奇特的战争，没有胜负，两败俱伤。

黑色军团由秦献公嬴师隰亲自统率，半日激战中斩首魏军五万。嫡子嬴渠梁率死士三百，直突敌阵中心，一举俘获了魏军统帅公叔痤。按照战国初期的用兵规模和评价标准，这算是一场特大胜利了。出人意料的是，魏军在统帅被俘后非但没有溃散，反而拼命回卷，力图抢回统

帅。秦献公眼见次子嬴渠梁的三百死士陷入红色魏军的汪洋大海，情急之下，长剑挥动，亲自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冲入敌阵接应。两军会合，士气大盛。嬴渠梁一马当先，率死士冲出重围。秦献公断后阻击，眼见要脱离魏军，却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秦献公痛彻心肺，一声低吼，几乎跌落马下。此时嬴渠梁已经将公叔痤交于后军大将，率死士反身杀回。秦军在嬴渠梁率领下大举冲杀，一气将魏军杀退到三里之外。回来再看公父，秦献公背心的箭头竟深入五寸有余，周围已经渗出一圈黑晕。随军太医急得大汗淋漓，却不知如何下手。

秦献公面色蜡黄，伏在军榻低声道：“渠梁，撤军……栎阳。”便昏了过去。

“是否毒箭？”嬴渠梁满眼泪光，却没有慌乱。

太医急忙点头：“这是魏国的狼毒箭，一时难解。”

“敢拔除么？”

“近箭疾射，铁镞深入五寸有余，断不可拔。”太医摇头。

嬴渠梁环视厅中大将，向一员威猛的将领拱手道：“大哥，断箭吧。”

青年将领是秦献公的庶出子，嬴渠梁的长兄，叫嬴虔。他手中那柄弯月形的长剑极为奇特罕见，听得嬴渠梁招呼，他走到公父身后，拔出长剑立定，双手不禁微微颤抖。要知道，箭镞深入肉体，箭杆的受力处便在背心伤口，稍不留神使箭杆晃动带动箭镞，公父立时便有性命之忧。况且魏国的兵器打造得极为精细，长箭杆用上好的硬木制作，又反复刷过几遍桐油大漆，锃亮光滑，寻常刀剑根本难以着力。纵然这柄弯月长剑是神兵利器，可也没斩削过此等箭杆，安知没有万一？嬴虔紧张得头上冒汗，内心暗暗祷告：“天月剑也天月剑，救公父一命了。”凝神定力，扬起天月剑轻轻一挥，只见一道光芒闪烁——剑刃尚未触及，

箭杆已被剑气悄无声息地切断！赢虔左手疾伸，凌空抓住断开的箭杆，再看公父，竟是丝毫没有察觉。赢虔长嘘一声，不禁跌坐地上。

厅中大将们也同时轻轻地“啊”了一声。

赢渠梁镇静如常，吩咐道：“立即班师。谁愿断后？”

赢虔一跃而起：“断后我来。不杀暗箭魏狗，赢虔提头来见！”

“大哥，”赢渠梁低声道，“公父重伤，目下当以大局为重，不能恋战。敌不追，我不动。坚守一夜，明日立即撤回，万莫意气用事。我在栎阳等你。”

赢虔猛然醒悟：“好。大哥明白了，明日回军。”

赢渠梁立即吩咐幕府诸将：“前军子岸开路，长史公孙贾领中军护卫国君，其余诸将皆随中军护卫，我自率三千骑士殿后。立即拔营班师。”

众将一声答应，大步出帐，少梁北面的山地顿时紧张忙碌起来。

乌云遮月，秋风萧瑟。秦军壁垒依然是军灯高挑，刁斗声声。对面山头的魏军也是篝火军灯，一片严密戒备，等着在明日的激战中夺回主帅。魏国军法：主帅战死，将士无罪；主帅被俘，三军大将并护卫兵士则一律死罪。如今丞相兼统帅的公叔痤被秦军生擒，不夺回主帅，谁敢撤军？魏国将军们判断，秦人好战，国君受伤后定然是恼羞成怒，来日一定会进行复仇大战，绝没有乘胜撤军的道理。今夜第一等大事是养精蓄锐，明日大战，才是真正的你死我活。那时候，人们还不大擅长偷营劫寨之类的雕虫小技，还延续着春秋车战时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正面决战传统，休战就休战，绝少有一方会乘着黑夜休战之机偷袭对方营寨。戒备归戒备，那是大军驻扎的必然形式，魏国军营还是迅速淹没于无边无际的鼾声之中。

太阳初升，秋霜晶莹。魏军埋锅造饭饱餐一顿后，剩余的八万铁骑

出营结阵，准备向秦军发起抢夺主帅的死战。按照规则和传统，秦军也应该结阵而出，双方同时向中央谷地开进，一箭之地时双方扎住阵脚，主将出马对话宣战，然后发动冲锋，决胜当场。今日事却颇为蹊跷，秦军营寨炊烟袅袅，战旗猎猎，却迟迟不见出营结阵。魏军副将，目下的代理统帅，是魏惠王的庶出弟魏卬，时称公子卬，不到三十岁，虽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却自视极高。此刻他身披大红斗篷，在马上遥望秦军营寨，冷冷笑道：“再等半个时辰，让那些穷秦做一回饱死鬼！”

半个时辰过去了，秦军营地还是没有动静。公子卬举剑大喝：“大魏军已经仁至义尽，冲上山去，诛灭秦军，杀——”牛角号凄厉长鸣，公子卬一马当先，红色铁骑潮水般卷上北面山地，片刻间踏破了秦军营地的壁垒屏障。

可是，所有的魏军骑士都愣住了，怒吼和杀声骤然冻结，一片可怕的沉默。

秦军营地空荡荡一无长物。土灶埋了，帐篷拔了，唯有枯黄的秋草和虚插的旗帜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秦军唯一的弃物，是营寨边缘的旌旗和一堆堆湿柴浓烟。

“嬴师隰！胆小鬼！”公子卬愤怒的吼声在山谷回荡。

魏军想不到的是，秦军主力早已经在入夜时分从容撤退，回到了栎阳。嬴虔的断后骑兵也在黎明时分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战场。太阳升起时，嬴虔的五千轻骑已渡过了北洛水，向西南的栎阳纵马疾驰。魏军纵想追赶，也是为时已晚了。

嬴虔心急如焚，不断猛抽坐下战马，只想尽早赶回栎阳。按照他的心性，一定要打一场硬仗，抓住那个施射冷箭的魏狗回去在公父面前祭旗。然嬴渠梁的一番叮嘱却使他悚然警悟，仔细一想，更是后怕。公父重伤，危在旦夕，嬴渠梁的太子地位又没有明确，安知不会在瞬息之

间生发肘腋之变？如果没有他们兄弟联手，说不定五十三年前的秦国内乱将会再度重演。

秦国从被周平王封为西部诸侯，至今四百零八年，极少发生内乱。但是在五十三年前，秦灵公逝世，嫡子嬴师隰只有五岁。灵公的叔父嬴倬子倚仗兵权，借口国君嫡子年幼，夺位自立为国君。本该继位的嬴师隰，被放逐到陇西河谷去了。嬴倬子就是秦简公，他在位十五年就死去了。简公的儿子继承了国君，史称秦惠公。秦惠公做了十三年国君，又死了。他的儿子继位，就是秦出子。出子即位第二年，左庶长茵改发动政变，将出子和太后沉到渭水溺死，迎接被放逐的嬴师隰回国都雍城做了国君。嬴师隰这时已经三十五岁了，长期远离权力中枢，在雍城的根基已经很是薄弱。但嬴师隰却在边陲游牧的粗犷生活中，磨炼出坚韧的意志和深沉的性格，并结交了秦军中许多将领。他即位后决意改变秦国的贫弱国势，第三年便将国都东迁到栎阳，引起举国震惊。一则是世族上层觉得嬴师隰有意摆脱他们的控制，二则是国人觉得离魏国大军的锋芒太近。朝野惶惶的时刻，嬴师隰却没有丝毫退却。他祭奠宗庙，慷慨立誓：东迁栎阳，就是要夺回秦国在数十年中失去的河西之地，将魏国赶回黄河东岸，赶出函谷关！嬴师隰的复仇壮志使秦国军民大为振作，国人同仇敌忾衷心拥戴，世族上层悻悻沉默。也是，世族能有何理由反对这种顺应民心的复仇壮举呢？魏国从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后，国力大增，又用吴起做了上将军对诸侯作战。三十余年间，吴起率领魏国铁骑攻下函谷关，大小六十四战，夺取了秦国黄河西岸的五百多里土地，将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函谷关失守，少梁山地的龙门渡口同样失守，秦国的门户洞开。若非吴起被魏国政敌陷害而被迫逃到楚国，秦国真有可能被魏国吞灭。虽然如此，魏国仍然没有停止对秦国的蚕食。秦国面对魏国的攻势，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秦出子刚一即位，

便商议放弃关中，退回陇西重新做半农半牧的边陲部族。

当此之时，秦献公嬴师隰振聋发聩，一扫阴霾，岂能不获得举国拥戴？

东迁栎阳以后，嬴师隰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亲自率领秦国军队和魏国大军展开了长期恶战。二十年中打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仗，竟然很少败绩。最大的一次胜利是前年黄河西岸的石门之战，一战斩首魏军六万，将魏国人赶出了函谷关，收复了秦国东部门户。那次要不是赵国出兵救援魏军，秦军完全有可能一举收复河西全部土地。石门大捷，天子周显王派遣特使庆贺，赏赐给秦献公一套高贵的战神礼服——黼黻，那是在最名贵的彩丝上绣出青色战斧和黑白神秘图案的统帅斗篷与一套盔甲。这次的少梁大战，秦献公的本意是收复龙门渡口，彻底将魏国人赶出河西。若非秦献公突然中箭重伤，少梁大战就是又一个石门大捷，秦国有可能一举恢复秦穆公时的大国地位。

上天啊上天，莫非你有意亡秦？心念电闪，一阵凉意渗进嬴虔的脊梁。

嬴虔的马队是秦国久经锤炼的精锐骑士，是长途奔袭的行家里手。渡过北洛水后，嬴虔命令一个千人队在洛水西岸埋伏，若魏军万一追来，则半渡击之，迫使魏军撤退。他自己则率领四千轻骑马不停蹄地向栎阳奔驰。

栎阳是栎水北岸的一座小城堡，距离东北方向的北洛水只有二百余里。两个时辰后，栎阳东门的黑色箭楼已经遥遥可见，再翻过一道山梁，就可进入栎阳城了。这时，嬴虔扎住马队，将他的副将和四个千夫长召到马前慷慨陈词道：“国君箭伤甚重，生死不明，栎阳城内难保不生变故。为防万一，我决意留下三千骑士，连同洛水退回的一千骑士，隐蔽驻扎在这道山梁之后，余下的一千骑士随我入城。三日内的任何时

候，但见城内升起狼烟，便立即杀人栎阳。诸君可有他意？”

“但听将军号令！”副将和四个千夫长齐声应命。

“好！副将景监听令：自即刻起，你便是城外驻军总领。若栎阳有变，你可持此兵符调集栎阳之外的任何兵马，包围栎阳，直至新君嬴渠梁平安即位！”

“景监遵命！”年轻英武的副将双手接过兵符，激昂高声道，“赳赳老秦，共赴国难！”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四个千夫长异口同声。

嬴虔慨然拱手：“诸君以我老秦民谚立誓，嬴虔感奋之至。若国中平安，诸君大功一件。就此别过，后会有期。”说完，向身边一个千夫长一招手，“随我进入栎阳，快！”话音落点，胯下战马已经电掣而出。身后千夫长长剑一挥，一千轻骑暴风骤雨般卷向栎阳。

到得栎阳东门，嬴虔见城门大开，吊桥长铺，城头安静如常，便知公父尚在，不由得长嘘一声，缓辔入城。但是，嬴虔还是多了一层心思，将马队直接带到国府门外列队等候，他自己手持天月剑大步入宫。嬴虔比嬴渠梁大三岁，是秦军著名的猛将，虽然性格如霹雳烈火，但却是个极为内明的有心之人。秦献公只有这两个儿子，一嫡一庶，但都视为国家干城，同样器重。秦献公也从来没有明确谁是太子。只是在人们眼中，因为嬴渠梁是正妻嫡出，加之气度沉稳，文武兼备，所以自然地认为他是国君继承人。嬴虔虽然已经隐隐然是秦军统帅，但却对弟弟嬴渠梁钦佩有加，认定他是太子，任何时候只要公父不在场，一定推出弟弟嬴渠梁主事，而且非常注意维护嬴渠梁的威权。当此微妙之时，嬴虔自感比嬴渠梁年长，责任重大，许多事嬴渠梁不好出面，必须由他一力承当，所以才不顾“宫门不得驻军”的严令，将一千死战骑士留在宫门守望，自己独自携带天月剑入宫。

栎阳的宫室很小，也很简陋，只是一座六进大庭院而已。且不说与山东六国的宫殿不能相比，就是和自己的老国都雍城相比，也是粗朴狭小了许多。唯一的长处，就是坚固。嬴虔不想在第二进的政事堂遇见国中大臣，他希望大臣们以为他此刻不在栎阳。他绕过正门，从偏门直接进入了第四进寝宫，他知道，重伤的公父此刻一定在寝宫疗伤。果然，刚进偏门，就见院内岗哨林立，戒备异常，显然与城门和宫外的松弛气氛迥然不同。

嬴渠梁手持长剑在院中踱步，看见嬴虔身影赳赳而入，连忙大步迎上。

“大哥，你回来得正好，少梁没事？”

“没事。魏狗们一定在跳脚大骂了。哎，公父如何？”

“精神见好一些。太医正在设法挖出箭头。你快去看看。”

“走，一起去。”

“不。公父吩咐，大哥一回来，立即单独去见他。”

嬴虔惊讶：“这——却是为何？”

“大哥，不要想这些。公父自有道理。你去。”

“好，你等着，有事我即刻出来。”嬴虔大踏步走进了门槛。

半个时辰后，嬴虔走出寝室，右手用白帛裹着，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津津细汗。嬴渠梁惊讶地迎上去：“大哥，如何有伤了？”嬴虔微微一笑：“没事。洛水渡河时蹭掉了一块皮，太医顺便包扎了一番。”嬴渠梁一怔，正要说话，却见白发苍苍的老内侍黑伯匆匆走来低声道：“仲公子，君上宣你即刻进见。”嬴虔挥挥手催促道：“快去。我办件事就来。”说罢疾步走了。嬴渠梁不及思索，跟着黑伯走进寝宫。

寝宫里空荡荡的，太医们一个都不见，母后和妹妹也不在。秦献公伏身榻上，赤裸的背上盖着一块大白帛，头伏在枕上，素来黧黑的面

孔此刻是苍白潮红。嬴渠梁疾步走到榻前低声问：“公父，要否太医？”秦献公将大枕挪到胸下，双肘撑在榻上，抬头道：“渠梁，这厢坐下，听公父说话。”嬴渠梁答应一声“是”，便拉过一个木墩坐到榻前道：“公父，儿臣渠梁，聆听教诲。”

“渠梁啊，公父的路，已经走完了。公父原未立你为太子，是想不让你过早招风树敌。目下，你已经过了加冠之年，二十一岁了。公父确认你为太子，即刻即国君之位……不要说话，听公父说完。”秦献公粗重地喘息了一阵，晶亮的目光盯住儿子，“我要叮嘱你三件大事：其一，不要急于复仇。二十年来，秦国已经打穷了，留给你的，是一个烂摊子。要卧薪尝胆，富国强兵。像公父这样老打仗，不行。其二，要善待臣下，尤其是世族元老，不要轻易触动他们。其三，也是最要紧的一条，要兄弟同心，不得交恶。这是我让嬴虔立的血誓。他若有二心，你可将血誓公诸国人，使人人得而诛之。”说着，秦献公拉开榻头暗屉，拿出一卷血迹斑斑的白帛。

嬴渠梁双手接过抖开，血红的八个大字赫然入目——若负君弟，天诛地灭！

“公父，渠梁兄弟素来同心同德，何故如此折磨大哥？”

秦献公摇摇头：“渠梁谨记：同德易，同心难，大德大节，求同更难。历来公室内乱，几曾不是骨肉相残？嬴虔内明之人，你要倚重他。这血誓，唯防万一也。”

“渠梁谨记公父教诲：富国强兵，善待臣下，兄弟同心。若有负公父苦心，儿臣无颜见列祖列宗。”

秦献公静静端详着儿子，突然嘶声大笑：“好！好！好！公父在九泉等你……”言犹未了，一口鲜血喷出，双手扑在大枕上，溘然逝去。

“公父！”嬴渠梁一声哭喊，扑在公父身上。